

# 港大預科中文

3

李華年



## 出版說明

本書根據香港考試局最新頒佈的「一九八五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學科建議課程」內容編寫，專供各校香港大學預科班教學之用。

本書分四冊，包括港大入學試中文科試卷一所考之全部篇目，各篇編次，悉依建議課程原本順序。所有課文，均依善本精密校勘，古代詩文的分段、標點，也都下過一番工夫。

為幫助同學透徹理解課文，增進對中國古今文學作品之理解、分析、欣賞、評論能力，本書在每篇課文之後，均附列下述各項資料：

一、注釋：用語體注釋難詞，如古書中有不同之釋義可互相發揮者，便並列以供參攷。估計讀音有困難的字，用普通話同音字注音。遇到特殊文句和虛詞，則指明其語法特點。

二、語譯：凡文言詩文，概用明白之語體文譯出，力求準確、流暢、傳神。

三、作者：介紹作者生平大概、文章風格及其著作概況，作為同學深入理解課文之參攷。

四、解題：提供理解課文之背景資料，闡述課文的題旨及有關文體的知識，引發同學閱讀和研習的興趣。

五、課文詳析：這一部分分甲、乙兩項：

甲、內容理解分析。把課文內容劃分爲若干層次，說明每一層次的內容，並分析各層次之間的關係，幫助同學把握全文中心，對內容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。

乙、寫作方法分析。指出每篇課文在選材、結構、作法、語言、風格等方面之特色，並援引具體例子加以分析說明。

六、模擬試題及答案提綱：本項就課文之內容、體裁、作法、修辭及詞、句的理解運用等方面擬題及作答，以便同學準備會考。

本書編著者李華年先生，從事教學工作二十多年，學風樸實、根基穩固，對古代漢語、文論、詩詞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。現蒙其俯允相助，並在編著中務臻至善，在此特向他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。

# 目 錄(第三冊)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|
| 1  | 進學解          | 韓愈  | 〔一〕  |
| 2  | 鈞鉅潭記及鈞鉅潭西小丘記 | 柳宗元 | 〔二九〕 |
| 3  | 上運使孫司諫書      | 王安石 | 〔四七〕 |
| 4  | 前後赤壁賦        | 蘇軾  | 〔六四〕 |
| 5  | 虎丘記          | 袁宏道 | 〔九三〕 |
| 6  | 西湖七月半        | 張岱  | 〔一〇〕 |
| 7  | 原法           | 黃宗羲 | 〔二六〕 |
| 8  | 復魯絜非書        | 姚鼐  | 〔四四〕 |
| 9  | 出關與畢侍郎牋      | 洪亮吉 | 〔六一〕 |
| 10 |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   | 梁啓超 | 〔七六〕 |

## 進學解

韓愈

國子先生晨入太學<sup>①</sup>，招諸生立館下<sup>②</sup>，誨之曰：「業精于勤，荒于嬉<sup>③</sup>；行成于思，毀于隨<sup>④</sup>。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<sup>⑤</sup>，拔去凶邪，登崇峻良<sup>⑥</sup>。占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<sup>⑦</sup>。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<sup>⑧</sup>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<sup>⑨</sup>？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<sup>⑩</sup>；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」

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曰<sup>⑪</sup>：「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茲有年矣<sup>⑫</sup>。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<sup>⑬</sup>；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<sup>⑭</sup>；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<sup>⑮</sup>；焚膏油以繼晷，恒兀兀以窮年<sup>⑯</sup>。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」

「觝排異端，攘斥佛老<sup>⑰</sup>，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<sup>⑱</sup>；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<sup>⑲</sup>；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于既倒<sup>⑳</sup>。先生之于儒，可謂有勞矣<sup>㉑</sup>。」

「沉浸醲郁，含英咀華<sup>㉒</sup>，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<sup>㉓</sup>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<sup>㉔</sup>；

周誥殷盤，佶屈聲牙<sup>25</sup>；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<sup>26</sup>；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<sup>27</sup>；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<sup>28</sup>；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<sup>29</sup>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<sup>30</sup>。

「少始知學，勇于敢爲<sup>31</sup>，長通于方，左右具宜<sup>32</sup>。先生之于爲人，可謂成矣<sup>33</sup>。」

「然而公不見信于人，私不見助于友<sup>34</sup>，跋前踖後，動輒得咎<sup>35</sup>。暫爲御史，遂竄南夷<sup>36</sup>；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<sup>37</sup>；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<sup>38</sup>！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饑<sup>39</sup>；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<sup>40</sup>！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爲<sup>41</sup>！」

先生曰：「吁<sup>42</sup>！子來前！夫大木爲宗，細木爲桷<sup>43</sup>，構櫨侏儒，椳闌扂楔<sup>44</sup>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<sup>45</sup>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<sup>46</sup>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<sup>47</sup>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<sup>48</sup>，紆餘爲妍，卓犖爲傑<sup>49</sup>，校短量長，唯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<sup>50</sup>。」

「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<sup>51</sup>，轍環天下，卒老于行<sup>52</sup>；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弘<sup>53</sup>，逃讒于楚，廢死蘭陵<sup>54</sup>。是二儒者，吐辭爲經，舉足爲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，其遇于世何如也<sup>55</sup>？」

「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<sup>56</sup>，文雖奇而不濟于用，行

雖修而不顯于衆<sup>57</sup>。猶且月費俸錢，歲糜廩粟<sup>58</sup>，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，乘馬從徒<sup>59</sup>，安坐而食，踵常途之促促，窺陳編以盜竊<sup>60</sup>。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非其幸歟？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。投閒置散，乃分之宜<sup>61</sup>。若夫商賈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庠<sup>62</sup>，忘己量之所稱，指前人之瑕疵<sup>63</sup>，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稀苓也<sup>64</sup>。」

### 【注釋】

①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：唐代國子監（即中央管轄的國立大學）設有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算學、書學等，各學都立國子博士。韓愈曾先後數次任國子博士，故「國子先生」爲自稱其職銜。此「太學」即指「國子監」。

② 館下：「館」即館舍，「館下」即學舍之前。

③ 業精于勤二句：「業」，此兼學、行二者而言。「嬉」，音西，玩樂。

④ 行成于思二句：「思」，用心思考、三思而後行。「隨」，不加思考，隨便。

⑤ 方今二句：「聖」指皇帝，「賢」指執政大臣。當時皇帝是唐憲宗李純，宰相是李吉甫、武元衡、李絳。「治具」，史記·酷吏傳「法令者，治之具」。「畢」，全。「張」，建立。

⑥ 拔去凶邪二句：「拔去」即除掉，斥退。「峻」同「俊」，意為美才出衆的人。「登」，進用。「崇」，推尊。

⑦ 占小善二句：「占」，自己私下估計。「小善」，小長處。「率」，全。「以」，已。「錄」，登錄，錄用。「名」，通曉。「藝」，才能、技藝，或指儒家經典。「名一藝」即通一經。「庸」，用。

⑧ 爬羅二句：「爬」，爬梳。「羅」，搜羅。「剔」，選出。「抉」，音決，挑。四字均指搜選。「刮垢」，去掉污物。「刮垢磨光」指培養訓練。

⑨ 蓋有二句：「幸」，僥幸。「多」，賢。「揚」，舉。

⑩ 無患句：「患」，担心。「有司」，官吏各有職守（專司），故叫「有司」，意即主管之官員。「明」，明察。

⑪ 言未既二句：「既」，完。「列」，隊伍。

⑫ 弟子事先生二句：「事」，奉事，此指跟從。「有年」，時間甚長。「矣」，了。

⑬ 先生口不二句：「六藝」，六經。「絕」，停止。「口不絕吟」是細細玩味誦讀。「百家」，指諸子之文。「編」，書冊。「手不停披（翻閱）」是廣泛閱覽的意思。

⑭ 記事者二句：「記事者」，記事之文，史書。「提其要」，提出其要點，大綱。「纂（通撰）言者」，說理之文。「鉤」，亦提取之意。「玄」，幽遠，此指深奧的道理，亦可釋為精髓。

⑮ 貪多二句：「務」，追求。「得」，獲得。「捐」，棄。

⑯ 焚膏二句：「焚膏油」，點燈照明。「晷」，音軌，日光。焚膏繼晷即「夜以繼日」之意。

「恒」，常，總是。「兀兀」，勞苦，勉力工作。「窮年」，一年到頭。

⑰ 觝排二句：「觝」，同「抵」，又為「抵」的借字，擠，排。「觝排」，攻擊。「異端」，不合「聖人之道」的邪說，此指佛、道兩家的理論。「攘」，排。

⑱ 補苴二句：「苴」，音居，本為鞋中襪墊之意，引申為填塞空虛之義，與「補」的意思接近。

「罅」，音下，裂縫。此句說前人學說還不夠完美，替他們做些補充。「張皇」，大，用在這裡，是闡揚的意思。「幽」，微，深微。「眇」同「渺」，小。

⑲ 尋墜緒二句：「墜緒」，將要衰竭、不絕如縷的事物，「緒」，殘餘。「茫茫」，遠。「獨」，定，必。「旁搜」，多方面地搜尋。「紹」，繼。

⑳ 障百川二句：「障」，一本作「亭」。「障」，防，「障百川而東之」，就是阻遏橫流的水勢，使其順地勢東流。「之」，往。「狂瀾」，海潮。「倒」，退。此句說海潮既退，却要

把它挽轉過來，形容力量很大。

㉑ 先生之于儒二句：「勞」，事功。

㉒ 沉浸二句：「沉浸」，沒入水中。「醖」，味道醇厚的美酒。「郁」同「鬱」，是用芳草合釀的酒。「含」納于口中。「咀」，細嚼。「英」「華」，都指花。「醖郁」喻質量高，內

容醇，「英」「華」喻形式美。

②③ 作為文章二句：「作」「爲」，均指寫作。「其書滿家」，喻著作豐富。

②④ 上規二句：「規」，摹擬，取法。「姚」，舜之姓氏。「似」，音似，禹的姓氏。「上規姚似」，指取法于尚書的虞書、夏書。「渾渾」，法言·問神「虞夏之書渾渾爾」，李注「深大」，即廣大深厚。

②⑤ 周誥二句：「周誥」，指尚書中的周書，有大誥、康誥等等。「殷盤」，指尚書盤庚。周書、商書用的都是當時的語言，但後世讀起來，就覺得艱澀，因此說「信屈聱牙」。

②⑥ 春秋二句：春秋記事，言簡意賅，常寓褒貶于一字，所以說「謹嚴」。左傳文辭富麗，而所記言論，時有誇張之處，且多記先兆，涉于怪力亂神，所以說「浮誇」。

②⑦ 易奇二句：易講變易之理，所以「奇」，其卦辭，有時也很怪，如「載鬼一車」（睽上九）之類；但變易是有規律的，所以說「法」。孔子說「詩無邪」，因此是「正」。多用草木鳥獸之名，文章又美麗，所以說「葩」，葩音臥，即花。

②⑧ 下逮二句：「逮」，及。「莊」，莊子。「騷」，離騷。「太史所錄」指史記。

②⑨ 子雲相如二句：「子雲」，漢代作家揚雄。「相如」，漢代作家司馬相如。「同工異曲」，即異曲同工，說曲調雖然各不相同，却都很工妙。

③⑩ 先生之子文二句：「閔」，音宏，大。「中」，內，此指文章內容。「肆」，放縱。

③1 勇于敢爲：「于」，而。

③2 長通于方二句：「方」，術，道。「左右具宜」，是說無論怎樣行動，都合于道理。

③3 可謂成矣：「成」，備。

③4 見信、見助：「見」，表被動，「見信」即受到信任。

③5 跋前二句：「跋（音拔）前蹟（音志）後」，詩經·豳風·狼跋：「狼跋（跋）其胡（頸下

懸肉），載寃（通蹟，踏）其尾」，意謂進退都碰到困難。「咎」，音就，過失。

③6 暫爲二句：貞元十九年，韓愈爲監察御史，因上言論天旱人饑，被貶到連州陽山（今廣東陽

山縣）當縣令。「竄」，放逐。當御史不足一年，故曰「暫」。

③7 三年二句：「年」一作「爲」。韓愈于貞元十八年（八〇二）爲四門博士，元和元年至四年

（八〇六——八〇九）爲國子博士。元和七年起又爲國子博士。本文作于元和八年。所以，

作「三年」或「三爲」均無不可。「冗」，閒散。「見」，音現，表現。「治」，指治理之

才。

③8 命與二句：「謀」，打交道，共事。「取」，得。

③9 冬暖二句：此爲渲染生活困苦之情形。

④0 頭童二句：「童」，山無草木，喻人頭髮脫落。「豁」，音喝，缺口，喻牙齒殘缺。「竟」，

終。「裨」，益。祭十二郎文說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。」

④1 不知二句：「慮此」，指爲自己打算。「爲」，語末助詞，表反問，兼有感歎語氣。

④2 吁，音虛，表驚歎。

④3 夫大二句：「宋」，音芒，房屋的大樑或棟。「細」，小。「桷」，音角，椽子，一音決，方條形的椽。

④4 構櫨二句：「構櫨」，音勃盧，支撐樑柱的小木料，包括斗拱之類。「侏儒」，本矮人之稱，借指樑上短柱。「楔」，音威，戶樞，形如臼，放門軸的地方。「闌」，音涅，門檻。「居」，音電，即鍵，即門栓，俗稱「門插官兒」。「楔」，音些，門左右所樹的短木，用以阻止車輛進出，以防碰壞門扇者。

④5 各得三句：「各得其宜」，各自得到恰當的位置。「施」，置放，結構安置。「工」，巧妙。

④6 玉札二句：此均藥名。「玉札」，一名玉屑，可溶于水。「丹砂」，朱砂。「赤箭」，蘭科草本植物，可入藥。「青芝」，芝爲菌類，青芝爲補藥。以上四物，古人以爲可延年益壽。

④7 牛溲二句：「牛溲（音搜）」，牛尿，主治水腫，利小便。「馬勃」，生於潮濕腐爛的木頭上或濕地上，狀如狗肺（或說如狗肝），可治惡瘡。「敗」，破。「敗鼓皮」，燒灰和水吞服，治蠱毒。以上三物，均爲賤藥。工醫之喻，取意于淮南子·主術篇。

④8 登明二句：「登」，升用。「明」是耳目聰明沒有被人蒙蔽的意思。「雜」，並，同時。「進」，收錄。

④9 紆餘二句：「紆（音於）餘」，屈曲。「妍」，通「研」，指對任何問題都細心考慮，不會把事情辦壞。「卓犖（音落）」，超絕，胸襟博大。

⑤0 校短三句：「校」「量」，比較、衡量。「短」「長」，長處和短處。「器」，才能。「唯器是適」是倒裝句，意為安排適合其才能的工作。「方」，原則。

⑤1 昔者二句：孟子·滕文公下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」。又說「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」。

⑤2 轍環二句：「轍」，音哲，車輪所碾的軌跡。「環」，此處用作動詞，周流。「卒」，終。「行」，行路。

⑤3 荀卿二句：「守正」，堅持孔孟之道。「大論」指儒家學說。「弘」，光大。「大論是弘」，說荀子唯務光大孔子學說。

⑤4 逃讒二句：史記·荀卿傳：「齊惠王時，荀卿最為老師，齊尚修列大夫之缺（缺），而三為祭酒。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廢（罷官），因家蘭陵，而卒葬蘭陵」。

⑤5 是二儒者六句：「者」，表提頓。「吐辭」，說話，此指著作。「經」，原則。「舉足」，行動。「法」，規範。「類」「倫」，同類、同輩的人。「絕」「離」，均有超越之意。「優」，有餘。「入聖域」，達到聖人的境界。「遇于世」，在世上的遭遇。

56 今先生二句：「繇」同「由」。「不繇其統」指不曾做有系統的學術研究。「要」，約束，歸。「中」，儒家的「中道」。「不要其中」也可解作沒有系統，龐雜。

57 文雖奇二句：「奇」，不同流俗。「濟」，有益。「修」，美好。

58 猶且二句：「費」「糜」同義，消耗。「廩」，倉庫。韓愈爲國子博士，官級爲正五品上，月得俸錢四十貫文，每年得祿米二百斛。

59 乘馬句：「從」，跟隨。「徒」，奴僕。

60 踵常途二句：「踵」，跟隨。「常途」，衆人的脚步。「促促」，局促，拘謹。「陳編」，古籍。「盜竊」，抄襲，無心得或發明，缺乏創造。

61 乃分之宜：是理所應當的。

62 若夫二句：「商」，討論。「財賄（音惠）」，錢財。「亡」同「無」。「計」，算計，計較。「班資」，官職。「崇庫（音卑）」，高低。

63 忘己二句：「量」，去聲，才能。「稱」，音趁，相稱。「前人」，指位在己上的人，即顯貴者。

64 是所謂三句：「詰」，責問。「杙」，音意，短木，斷木。「楹」，大柱。「訾」，音資，指責。「昌陽」，即菖蒲，傳說久服可以延年益壽。「進」，推薦。「菑苓」，音希零，菌類，久服損腎氣、昏耳目。

國子先生清早來到太學，讓學生在校舍前集合排隊，訓話道：「學問要到家，靠的是勤奮，如果貪玩兒，就會荒廢；做事要成功，靠的是謹慎，要是不認真，就會失敗。現在聖明的皇帝、賢德的大臣聚集一堂，應有的政策法令都已建立，邪惡凶橫的人被驅除，德才兼備的人得到擢升和表彰。有一點兒長處的人全部安排了工作，通曉一門學問的人沒有一個被遺棄。仔細地搜羅選拔，認真地培養造就。僥幸被選中的大概不是沒有，才華傑出而不能出頭恐怕不會。你們諸位只怕學問不能到家，用不着擔心主管官員沒有眼力；只怕修養還欠火候，用不着擔心主管官員不能秉公持正」。

話還沒說完，隊伍裡就有人發出笑聲，說道：「先生哄我們呢！學生我追隨先生，在這裡也有年頭兒了。先生的嘴沒有哪一會兒不在吟誦六經的文句，先生的手沒有哪一會兒不在翻弄諸子的著作。記事的文章，一定提出它的綱目，說理的文章，一定抽出它的精髓。博覽群書，總想有所收獲，事無大小，什麼都要記住。點燈熬油，夜以繼日，一年到頭，辛辛苦苦。先生對於學問，可說夠勤奮了。」

「排斥異端邪說，攻擊和尚道士；彌補先哲的闕失，光大孔孟的要義；從古代典籍中旁徵博

引，闡明將要被遺忘的哲理；就如疏導橫溢的大水使之東去、挽住已退的海潮讓它回來一樣。先生對於儒學傳統，可說建立了汗馬功勞了。

「在滋味醇厚的典籍之中沉潛涵泳，咀嚼品味古人遺詞造語的精妙深微。寫出來的文章，堆滿了自己的屋子。往遠處說，取法于虞夏的渾厚博大，殷周的撓曲堅挺，春秋的簡潔深刻，左傳的鋪張揚厲，周易的奇異而有理，詩經的端莊而華麗，往近處說，莊子、楚辭、太史公書、司馬相如、揚子雲，他們彈奏的曲調雖說不同，却都達到了工妙的境界。先生的文章，可以說是內容深厚文辭奔放了。

「從求學時代，就有過人的膽識和魄力。年事漸長，更通曉處世之道，無論怎樣行動，都能合于規矩。先生的爲人，可說是無可指摘的了。

「可是任公職得不到上司的信任，論私交得不到朋友的幫助，進退兩難，到處碰壁。當了幾天御吏，就被放逐到南海烟瘴之地；當了三年博士，閒散的官職，也無從表現治國平天下的才幹。命中犯小人，你想做的事不知什麼時候就要失敗。遇到並不寒冷的冬天，兒子還要凍得叫；遇到豐收年景，老伴還要餓得哭。現在未老而先衰，頭髮脫落，牙齒動搖，就這樣活到老死，于人于己，又有什麼好處！不知道想想這些，還大言不慚地教訓人呢！」

先生說：「唉呀！你往前面靠靠。大木頭當棟樑，小木頭當椽子，斗拱、瓜柱、穿插枋，戶樞、檻子、門插官，按材料大小派適當的用場，組合成一間屋子，這是工匠的巧妙。玉屑硃砂，

赤箭青芝，牛屎馬勃，破鼓廢皮，不分貴賤，統統收集，各有用處，隨用隨取，這是良醫的做法。

「秉公用人，不受他人的蒙蔽，靈活笨拙，各有合適的職位。謹慎小心的人不會把事情辦壞，超然傑出的人也自有他的好處。把人們的長處和短處細心評量，把能夠發揮他的長處做為安排工作的重要依據，這是宰相辦事的原则。」

「從前孟子『好辯』，不遺餘力地攻擊楊朱、墨翟，孔子之道才得以深入人心。他到處游說，車轍馬跡遍于天下，一生的精力都消耗在行路上，而沒有得到能施展抱負的職位。荀子堅守孔子之道，把孔子的學說發揚光大，但却受到人們的污蔑，不得已而遷居楚國，最後罷官居家，老死蘭陵。這兩位大儒啊，他們的言論是人們遵奉的原则，他們的行動是人們行爲的規範，他們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人，站在聖人的行列裡也毫無愧色。而他們在世上的遭遇又怎樣呢？」

「現在我治學雖勤奮但却沒有系統，言論雖然多但却不一定合于真理，文章雖不同流俗却無益于解決實際問題，志行雖然高潔却沒達到鶴立雞群的境界。就這樣，還每個月拿國家的錢，每年吃國家的糧，兒子不會種地，老伴不會紡織，有馬代步，有僕人侍候，過着不勞而食的生活。遇到事情隨大流，謹小慎微，毫無特見；坐在家裡翻古書，東挪西借，算寫文章。然而皇帝沒有給我懲罰，宰相沒有把我辭退，難道不是僥幸嗎？一言一行都受到攻擊，名聲也跟着大起來。被人安排在無事可幹的部門裡，這是理所應當的啊！至于討論薪水高不高，計較官爵低不低，忘了自己有幾斤幾兩，而去指責當軸諸公的毛病，那就像人們說的，是質問工匠爲什麼不用短木當棟」